



黄镜滔◎著

SILVER CROSS

银十字

仿佛魔鬼一样的天使
银色十字

披着乌鸦羽毛的白鸽
黑色挽歌



银十字

—— Silver Cross ——

黄镜滔◎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十字：新版 / 黄镜滔著. --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4

ISBN 978-7-5354-7821-4

I. ①银…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07746 号

责任编辑：夏 帆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异一设计

责任印制：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5.75 插页：1 页
版次：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22 千字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Prelude	序章	001
Chapter 1	交易	005
Chapter 2	新生	015
Chapter 3	堕落	027
Chapter 4	约战	037
Chapter 5	冷枪	047
Chapter 6	威胁	057
Chapter 7	伏击	067
Chapter 8	地狱	075

录

目

Chapter 9	歌咏	085
Chapter 10	告别	095
Chapter 11	夜月	105
Chapter 12	十字	113
Chapter 13	乱象	121
Chapter 14	重逢	129
Chapter 15	戮歌	137
Chapter 16	祭典	145
Chapter 17	曝光	157

录

目

Chapter 18	逃亡	167
Chapter 19	孤勇	175
Chapter 20	驰援	183
Chapter 21	反击	191
Chapter 22	圣地	201
Chapter 23	莅临	211
Chapter 24	神罚	221
Chapter 25	终结	229
Epilogue	后记	239

录

A decorative rectangular border with ornate, symmetrical scrollwork and floral motifs at the corners and midpoints, enclosing the central text.

Prelude

序章

一直以来，我都坚信自己是个无神论者，认为天使与魔鬼、天堂与地狱只有文化上的意义，和现实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它们只是我们头脑中胡思乱想的一些东西，我们永远也无法触摸或证实它们。

直到2012年12月21日12时21分，我的这一想法才被彻彻底底地颠覆。

那是个天气阴沉的周五，天空好像被湿淋淋的灰色盖子盖住一般，稀稀落落的毛毛雨不停地下着。它们“滴滴答答”地掷在沥青路上，恰似一段美妙的旋律。

我很不喜欢被学校禁锢，经常逃课，今天也不例外。我连书包都没有拿，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就偷偷翻墙出去了。

校外的区域很特别，以前属于英租界，随处可见巴洛克风格的建筑以及哥特式的塔楼，甚至还有一座早已废弃的哥特式大教堂。

相比学校，我更喜欢这座阴森的教堂。它早已废弃，悠悠岁月使它黯然失色。墙壁霉迹斑斑，屋檐积尘累累，外墙悬挂着大片蜘蛛网。这一副幽暗模样，陷在一片嘈杂的市井之中，就像一块渐渐下沉的恐怖荒岛。

而偏偏，我对这种常人避之不及的氛围情有独钟。

来到教堂时我下意识地看了看时间，手表上显示的是12点15分。

教堂的东面有一个很大很恢宏的入口，估计是想让从那儿经过的人心生崇敬，但是我从来不从那进去，我更喜欢从西边一个窄小的“后门”进去——与其说是“后门”，还不如说是一个坍塌的破洞。



我每次从那经过，总会感觉身体一阵冰凉，像是一片即将凝结的雪花。

甬道不仅窄，还很矮，低垂着头颅的我，只能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动。

教堂年久失修，而且光线非常差，如同夜晚的深海。不透风的环境，造成空气如磨砂般干裂，让人呼吸不畅。

按照常理，一般人都会对黑暗本能地产生恐惧。但我不会，我觉得黑暗反倒是我的庇护所，只有在黑暗中，我才能拥有一种胎儿在子宫中的安稳感，好似我天生就是黑暗之子似的。

这座教堂建设得比较独特，到处都是岩石，很少有窗户，即使有，也都被钉上了厚重的木板。这使得放射出温暖生命力的阳光只能有限地从缝隙里挤进来，照亮出极小的范围。

除开这些微弱的光芒，这里简直就是名副其实的幽暗地域。

我的脚下，铺就着灰白色的坚硬岩石；我的四周，挺立着灰白单调的坚固石壁。空气里泛着陈旧的死亡气息，以及无数令有神论者恐怖的暗影。

我在教堂破败的壁画下独坐了一会儿，享受着这难得的宁静。

对于一般人而言，此地的寂静犹如被隐形的猛兽盯住般，暗藏无比的压力。大多数时候，佐证时间正在流逝的唯一途径，就是聆听那从屋檐上不断下落的滴水声。它滴落在岩石上的声音，就如同我的心跳，十分有规律。

这布满灰尘与霉菌的遗弃之地，好似一针催化剂，把我脑内所有潜在的疯狂因素全都激发出来，让我得以驰骋在瑰丽的想象中，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

但突然间，我听到了轻微的脚步声。这脚步十分轻盈，如同一串婉妙的琴音。

伴随着这异响，我身上的鸡皮疙瘩一粒粒地冒了出来，每粒鸡皮疙瘩都带着一大颗冷汗。

“是谁在这里？”我察觉到这片黑暗不再被我独享，心里涌起一阵针刺似的剧痛，好似视如珍宝的东西被人玷污了一样。

“凡人，收起你那无用的怒火。”羊毛般轻薄的声音在我耳畔回荡。

我可以肯定说话之人离我有很长一段距离，那为什么她的声音听上去却近在咫尺呢？

“告诉我，现在是何年何月？”她的话语隐藏某种奇妙的旋律，平息了我狂暴的心。

“2012年12月21日。”我已经不再感到愤怒，可依旧倔强地令薄薄的唇维持



着一个愤怒的角度。

对方哼笑道：“我居然沉睡了 346 年。”

346 年？我默默心算了一下，得出了一个年份：1666 年。

作为经常把《圣经》当作睡前读物的我，知道公元 1666 年是上一个末日年。那一年出现了太多预示世界末日的暗示，并且由于年份中包含 3 个“6”，一些人便将它与《圣经·启示录》中的“兽数 666”联系起来。那个时候，长时间肆虐的英国瘟疫更是加剧了人们的恐惧。面对这些所谓的预兆，很多人越发相信，发生在那一年的伦敦大火就是最后审判日的一种征兆。

“你叫什么名字？”她在黑暗中发问。

“乔伊。”我的眼睛无法看穿浓重的黑暗，就算知道声音发出的位置，也看不清到底是谁在对我说话，“你又是谁？”

“昔拉。”她似乎对我的名字兴致索然。

我鼓起勇气，深吸一口气，想告诫她这是我的地盘，希望她赶紧滚蛋。不料她像是会读心似的，忽地插话道：“这不是你的地盘，你只不过是在我沉睡期间，到这里闲逛的小鬼罢了。”

仿佛是为了佐证她主人身份似的，突然间整个教堂变得亮堂起来。这极不符合常理，因为这座教堂已经不再有电力供应。

光芒是从教堂的圆穹顶部散发出来的，那光芒如同一团红热的怒气，刺痛了我的双眼，也灼烧着我浑身上下每一寸肌肤。

而更令我惊异的是，这光芒居然是从一位裸体女子身上散发出来的。

那是一位绝色美女。她有着过腰的长发，晶莹的瞳仁。眸子在冷冷的微光下泛着蓝光，金色与银色的眼影渐变过渡，衬托出她的清幽神秘，就像月光下波光粼粼的湖面，若实若虚。

我从来没有在这么强的光线下欣赏过赤裸的女性，我感觉自己像被注射了麻醉剂似的，身体无法动弹。

在这一刻，我心里十分确信，上帝和撒旦同时存在；我确信，除了这个已知的世界外，还存在某种未知的世界，那里有黑暗的生灵和邪恶的教义。

我看了看腕表，记住了这个时间：12 时 21 分。

从这一刻起，我的生命即将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Chapter 1

交易

绝色美女悬浮在空中，裸露在外的皮肤白得就像刚刚去了皮的杏仁。她的背部是黑色镰刀般巨大的羽翼，有光从翅膀上发散开，如同辣椒粉被调匀后扩散到整个空间，朦朦胧胧地照耀着视界里的一切。

目睹这一幕的我，陷入了从来没有过的最为严重的震惊之中。仿佛独自被埋在地底，承受无尽的惊恐。

“你、你、你……是魔鬼！”我无法呼吸，双脚动弹不得，脑袋一片空白，完全无法思考。

“凡人，不用畏惧，我不会伤害你。”她缓缓下降，一头黑色的长发随之恣意凌乱，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魅惑。

她落在离我很近的地方，让她的身形清晰可见。

她眉毛浓密柔软，像狐狸的毛。眼睛就像蓝色的海洋，荡漾着粼粼波光。她的腰极高，有着黄金分割般的腰臀比。

她醉人地望着我，让我们之间充满了一种隐秘却又铺张的情欲。

看到如此美丽的她，之前所带来的恐惧减轻了不少。但我仍颤抖着，因为她的出现，颠覆了我所有的常识。

“我要怎么做……你才能放过我？”我研读过《圣经》，知道魔鬼都是夺人性命的。

“我说了，我不会伤害你。”她晶莹的贝齿咬在红润的樱唇上，有种说不尽的妩媚冶艳，“我只是想和你做个交易……”



“交易？”我心存疑虑，浑身如筛糠般颤抖。

“你有没有想过，拥有凡人难以企及的力量？”她狡黠的笑容像一道黑色的光，转瞬即逝，“借此改变你心中那巨大的无望，给你自己的命运凿出一丝希望之光？”

她除了会读心，难道还会读取我的记忆？

她的话勾起了我那些无望的回忆，让森寒刺骨的愤怒与恐惧重新绽放在眼前。

我的记忆回溯至12月14日，那是一个可怕的暴雨天。

那天我被校霸雷诺德叫到一个陋巷，他说有话要和我谈。没想到我刚来到陋巷，就发现自己中了圈套，被校霸和他的哥们团团围住。

我还没说话，他的哥们就率先给我来了个下马威——把我一顿海扁。

丝丝雨滴像花针，密密地斜织着，织成一张硕大无比的网，从云层里一直垂到地面上。

一阵痛殴之后，他的那些哥们纷纷散开，在巷口放风。

我背靠冰冷的墙壁瘫坐着，任凉凉的雨滴打在伤口上，绽放出灼热的痛。

“乔伊，知道为什么你会挨揍吗？”雷诺德走到我面前，慢慢地用洁白的绒布将手中的铁指虎擦拭干净。他认真擦拭的样子似乎在告诉我，这东西等下会有很重要的用途。

成为校霸不仅要身体强健，智商也要出众。他选择用铁指虎，而不是大砍刀，就是因为铁指虎不属于管制类武器，就算不幸被巡逻的警察逮到，也不是什么重罪。

我的肤色在无边的黑夜里，透出腐尸般的气息。我面无表情地承受着剧痛，被殴打的伤口鲜血淋漓，和落在皮肤上的雨水一起往下流。

“有本事和我单挑！”我的双手十指弯曲成爪，深深地攥紧。指甲陷进肉里，身体里是惊涛骇浪般的仇恨。

“单挑？”他戴上铁指虎，阴冷的眼神夹着潮湿的风直扑我的面颊，充满了森森凉意，“好，我给你这个机会。”

我忍着剧痛站了起来，心里盘算着怎么才能出其不意地将他击倒。

“给我一件武器！”我吞了口唾沫，喉结上下蠕动，就像一只貂鼠滚过地毯，“那样才公平。”

他冷哼一声，眼中盛着的不屑被我尽收眼底。

他转身对背后的哥们喊道：“给我拿个家伙过来！”

看到他把后背对着我，我兴奋得像马上就要爆炸的鞭炮。我赶忙拾起地上一块片状碎石，夹在两指之间，朝他袭去。

虽说是我先动，但他却比我反应更快。他的动作如银色飞燕，一记后旋踢狠狠地踹向我。我赶忙用双手交叠护在胸前，却仍被这股巨大的力道震得剧痛。

与此同时，回转过身他铁指虎欺身而上，重重的拳头击中我的头颅。被铁指虎金属凸起处撞击的地方，就像被TNT炸药在眼前爆炸一样，除了四分五裂般的疼，视界中的一切也开始犹如迷幻剂引发的错觉，变得朦朦胧胧，模模糊糊；而耳朵里，则好似有千万口钟被敲响，最后逐渐趋于一种高频率的嗡嗡声。

紧接着，他来了一个腾空下踢，沉重的力道将我的肩膀打得几乎断裂。

深入骨髓的疼痛如同一张巨大的网，捆绑住我，令我无法动弹。我脸颊已被鲜血所覆盖，鼻息间满是浓郁的血腥味。

雷诺德脸骨粗糙，肩膀宽厚，肌肉蕴含着爆炸性的力量，脸上的线条有若斧劈刀削般刚劲有力，细长的双目射出慑人的光芒，“想偷袭我？你还嫩了点！”

雨点不断从苍穹漏下，打得我生疼生疼……

“这只是一次警告，不要再接近康娜。如果你还不听劝，呵呵，你懂的。”敏锐的杀气从他身上涌现，贯穿了我的全身。

“她是我女朋友！”我的喉咙发出浑浊的声音。

雷诺德晃了晃手中的铁指虎，“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她是我的。”

“你得不到她的……你知道的，她是爱我的！”我声嘶力竭地喊道。

雷诺德滑步上前，铁指虎用力地击打我的头部。我感到自己就像被妖魔的爪凿穿了般，巨大的疼痛让大颗大颗的汗滴从额头滑落。我眼里的视界被劈裂，仿佛我的脚下出现了一个黑洞，而我在无尽的黑洞里坠得很深很深。

“从来就没有我得不到的东西。”昏迷前的最后一秒，我听到雷诺德最后的脚注。

这句话在我的耳朵里，就如末日审判的号角那样洪亮、骇人。

从回忆中跋涉出来的我，目光里充斥着一种深不见底的冰冷。

“人之所以软弱，是因为没有力量。”她的声音很软很酥，像是把每个字都揉碎了，再轻轻地从喉咙里吐出，“与我交易吧，有了力量，你就能改变一切……”

“‘交易’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浮士德》吧？”她轻咬下唇，目光温柔万千，含着说不尽的风情，“浮士德为了寻求新生活，和魔鬼墨菲斯托签约，把自己的灵魂抵押给魔鬼，而魔鬼要满足浮士德的一切要求。如果有一天浮士德认为自己得到了满足，那么他的灵魂就将归魔鬼所有。”

“你的意思是，你给我你的力量，我给你我的灵魂？”我回应她的视线。

“不，我比较宽宏，我不要你的灵魂，我只要你当我一段时间的仆人。”昔拉小巧的双眸眨了眨，“很划算，不是吗？”

静默开始向四周延展，沉重得令人窒息。

事态的发展超出了我的理解范畴，我犹疑着，不知道该如何抉择。

“你就不想反抗你那刻满了‘失败’二字的宿命吗？”她的话语让空气突然变得稀薄，好像一下子来到了高原地带，“还是说，你早已习惯了你那蛆虫般失意的人生，没有勇气作出任何改变？”

我心里有什么东西被唤醒了，但是又好像没有彻底醒来，像是沉睡在梦里听到窗外有人声，却没有睁开眼睛，只是下意识地裹紧被子。

我哆嗦地动了动嘴唇：“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来人间吗？”

“答案很重要吗？”昔拉笑问。

“你不给我答案，我就压根不考虑你的‘交易’；你给我答案，我就考虑考虑……”

“好吧。”她边说边把误入嘴中的一缕秀发抚到一旁，“简单地说，我是来净化世界的。”

魔鬼来“净化”世界，谁信呀？

“是真的。”像是知道我不信似的，她快速地说，“我来是要收集罪人的灵魂。”

听到这番说辞，我眉尖柔软地皱在一起。

“但可惜没人相信我，每次我一出现，就有一群‘英雄’突然冒出来把我打败

并封印……当然，他们之所以能打败我，是因为我刚下界，力量还未完全恢复。”她眉头紧蹙，好像在回忆某件十分久远的事情，“所以我才需要一个仆人。”

“什么意思？”

“我需要一个仆人来扮演我，借此吸引‘英雄们’的火力，让我得以在暗中积蓄能量。”她杏眸潋潋。

“我们性别不同，怎么扮演？”我困惑地问。

“346年过去了，谁还记得我的性别？”她的笑带着一阵电波般的寒颤袭遍我的全身。

“我明白了，一旦你把力量赠予我，我就会被当成你，被‘英雄们’追杀？”我的脸上像是涂了一层蜡似的黄。

“不一定啊，如果你隐藏得很好……‘英雄们’是不会发现你的。”她发出小鸟般的嬉笑声，“而且只要等我力量完全恢复，你就自由了。”

我重重地吸了一口气，仿佛吸干了屋子里所有的空气：“听上去貌似是个挺不错的交易。”

“既然你同意的话，那就签下你的名字吧。”她从虚空中取出一份契约书，丢到我怀里。

契约书是由上等的羊皮纸制成，纸面上不时闪现着奇怪的纹路，并用我看不懂的语言写着大段大段的字母。

“这是什么文字？”

“这是恶魔语言。”昔拉说，“放心吧，我不会暗地害你的。”

“这样啊……”我呢喃道。

“这是笔。”她又从虚空中掏出一支羽毛笔，“是用乌鸦的翅羽制成。”

她将笔递到我手中时，我们指尖碰巧相触。她的指尖十分冰凉，让我产生了触摸手铐的错觉。

“能变个墨水出来吗？”我握着笔问。

“墨水就是你的血。”她静静地凝望着我，仿佛在看一个傻瓜。

我心一横，用牙齿咬破指尖。透过翻卷开来的白嫩皮肤，隐隐可见皮下猩红的血液。

我将鲜血滴至羽毛笔的笔尖，然后在契约书上写下了我的大名。

写完我的名字，我感到汗水顺着肌肤，按照不同的轨迹流下，让衣服变得又黏又湿，贴在皮肤上说不出的难受。

“很好。”昔拉流露出一抹妖冶的笑。

火苗从我捏着的那一端突然蹿起，舔着每一寸纸张，摇曳地烧起来，最终化为漆黑的灰烬，在空中盘旋，被昔拉尽数吸进口鼻之中。

“交易达成。”昔拉平静地看着我，像是一个哀悼者在参加朋友的葬礼，“你现在暂时是我的仆人了。”

骤然之间，我脚下的地面迅速变成了黑色的溶液，无数双手臂从里面伸出来，像是章鱼的触手将我牢牢抓住，用力地拖了进去。

我感到自己被拖入了火红色的“地狱”之中，无数悲戚的魂灵四处飞舞，一一撞击进我的胸腔，撕扯我脆弱的神经，灼烧我稚嫩的灵魂。

我痛苦难耐，脸色青暗如墓。

紧接着，一道魔纹开始在我的手背凝聚。那魔纹十分可怖，是一道不断旋转着的鲜红五芒星。

我心闸开始崩溃，不断大声嚎叫。

“邪恶是需要被激发的，一旦觉醒，就能摧毁和吞食映入眼前的一切，凝聚成一种让人胆战心惊的力量。”耳畔响起了昔拉的声音，空鸣、深刻。

“幻觉”消失了，我又重新归位于教堂之中。

昔拉身上的光芒也消失了，一切又重归黑暗。

我惬意地舒了一口气，浑身畅快淋漓，痛苦离我远去了，甜美与柔和降临了。

这是一种浓烈的快感，甚至连自我都迷失了。此时此刻，我的脑海十分空明，什么也没有，只剩下纯粹的快乐。我滑进了一张光芒四射的梦网里，无法自拔。

在这样一种慵懒迷醉的状态下，一股灼热的力量沿着经脉迅速地汇聚到右手的五芒星阵中。刹那间，猩红的火焰就像从喷火枪中射出一样，焰峰竟达一尺之高。

这短短一瞬间的辉煌，让我由衷地感到震撼！

“我会一直盯着你。”昔拉的声音犹如山洞小泉里幽幽的流水声，划过我的耳际，“以你觉察不到的方式……”

